

主编◎汪韵 吴天
吉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GUDAI
SHIDA JINV

中国古代 十大妓女

古代女性阅读丛书

中国古代十大妓女

汪韵 吴天/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中国古代十大美女

主 编:汪韵 吴天 封面设计:白晔璇
出版发行: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395846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总 印 张:61
标准书号:ISBN 7—206—02143—3/G·475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定 价:148.00 元(共五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钱塘名妓苏小小	(1)
风尘女性谢桂英	(17)
百世风流瑶琴女	(32)
绝代名妓杜十娘	(73)
桃花扇送李香君	(105)
三桂爱妾陈圆圆	(134)
蔡锷知音小凤仙	(161)
京师奇女赛金花	(194)
情痴意迷霍小玉	(242)
佐夫成名数李娃	(280)

钱塘名妓苏小小

妾本钱塘江上住，

花开花落，

不管流年度。

燕子衔春归去，

纱窗几阵黄梅雨。

斜插梳，

云半吐，

檀板轻敲，

唱彻黄金缕。

梦断彩云无觅处，

夜凉明月生南浦。

这是一首调寄蝶恋花的小词。词中所记的主人公就是以凄艳哀婉永垂芳名的钱塘名妓苏小小。

据说，这苏小小本南齐西陵苏守备之女。苏小小出生之时正当齐高帝建国初期。这是一个不安静的年化，当时雄赳

中国古代十大救女

北朝的拓跋氏挥师南下，攻打南齐，企图一统江山，战火便熊熊燃烧起来。不久，这场战火便漫延到西陵（今浙江萧山县），西陵城被北魏军团包围住。城中太守苏广洁率兵奋力守城，终因寡不敌众，城破兵败，苏广洁一见大势已去，正准备回家携眷出逃，虽知忽嘯一声，一支流矢射中脊背，穿透前胸，苏广洁立即倒地。跟在身旁的仆人李建勋上前来扶，苏广洁立即朝李建勋摆一摆手，有气无力地说道：“我顷刻就要魂归地府了，你我相倚多年，家事今天就嘱托给你了，你速返府中，救出小女，携她去钱塘西冷桥贾姨娘家”，苏广洁说到这里，便气绝身亡了。李建勋挥泪别主，返身府中，但见烈焰熏天，守备府早已成为一片火海，哪里去寻？李建勋无奈，只好随同逃难人流直奔杭州而去。到了杭州，李建勋只身一人去西冷桥探访贾家，想告诉苏守备家事。由于这贾姨娘本一平民之妇，无人晓得她的住处，李建勋探访不到，便在西子湖畔谋一住所，住下来。转眼就是五年过去。李建勋此时已成了古稀老翁。一日饭后，李建勋拄杖出去散步，遥见许多公子年少在西冷桥头围聚，朝孤山指指点点，李建勋心中诧异，便来到桥头，顺少年指点方向望去，原来孤山道上停驻一辆小车，车内端坐一位美姬，年约十六、七，遥见乌云半挽，丽影神形，如绰约仙子。但李建勋因老眼昏花，想要看得十分清楚已不可能，也是老来无趣，便在这里听少年们叽叽喳喳议论，来打发光阴，这时就

听其中一个少年说道：“此女子不知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个小人家儿女，若是小人家儿女，怎么会长得仙女般模样，可又不似大家闺秀，若是大家闺秀，那主人怎肯让她抛头露面，任人饱看？”另一位少年接过来说道：“噢！听说此女所乘之车还大有一个艳名，叫什么油壁香车，这湖山附近，已被她乘车遍历，又听说此女极有才思，能信口朗吟，咳吐成珠。”少年们正议论着，这车儿便载着此女朝桥头推来。少年们一个个如蜂蝶之狂，轰然大哗，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立于两侧，盼望一睹风采，车子不久果然来到桥头，车上之女虽见少年围观，却不以为羞，落落大方地坐于车上，信口吟道：

燕引莺招桃夹途，
章台直接到西湖，
春花秋月如相访，
家住西冷妾姓苏。

众少年听了，无不喜得抓耳挠腮，但谁也不敢上前问个短长，一任她车子朝桥东推去，留下一路香风。少年们因不便尾随，只好快快而去。李建勋这时还站在这里，他从旁听得真切，知道此女姓苏，又住在西冷，便立即想到了当年的苏守备之女，内心自思：莫非守备之女已沦落风尘？因想问个究竟，搭她脱离苦海，便朝小车追去，追上小车，李建勋仗着自己已是老翁，不会涉嫌，便上前问道，“姑娘自言姓苏，可认识西陵守备苏广

中国古代十大美女

活吗？车上美姬一听，心中大惊，数年往事齐涌心头，原来她就是苏守备之女，逃难流落西冷，堕入娼门有年，目前尚未接客，因她贾姨现正当了鸨儿，爱着甥女，不忍令其破身，一任她饱餐湖山之秀，故有此奇遇。此时美姬已猜知老翁即当年府上老仆李建勋，但身已如此，怎好说破玷辱父亲清名，便将自己真实身份隐起说道：“小女姓苏名叫小小，不晓得什么苏守备。”说罢令人推车而去，李建勋大失所望，只好踱回寓所。

转眼又是许多光阴过去。一日，苏小小又乘坐油壁香车，沿湖堤一带，观玩山光水影，忽然遇到一位骑青骢马的少年郎君，小小美目流盼，见少年俊雅，真是妙龄女子哪个不怀春，小小一见动情。也是天生缘分，那少年郎君恰也正举目香车之中，见苏小小眉目如画，生得如出水芙蓉，暗暗吃了一惊，便勒住马，再三瞻视，与苏小小目光数接，真是郎有情，妹有意，彼此不言，尽得缠绵之趣。小小这时忽然开口吟出四句诗来：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何须结同心？西冷松柏下。

吟罢，竟要驱车离去。那少年马上听了这四句诗，知道是暗里相约，又惊又喜，立即随口说道：“身为西陵客，结心又如何？”小小知是请问她的芳名，嫣然一笑，说道：“若为同命鸟，

可寻苏小小。”然后驱车而去。

原来这少年名叫阮郁，他的父亲是西陵有名的大绅。阮家门庭清华，阮公子又天生秀颖，其父视他为自家千里驹。阮郁此次来到杭州完全是游春遣闷，没想到湖中有此艳遇，早已魄散魂消，哪里还有思归之心。于是便想前去求见苏小小，即使不能攀折，若能对此名花，细通款曲，也是人生乐事。于是便去市上置办了珠玉锦绣，备下百金之礼，骑着青骢马，绕西北湖堤，望松柏郁葱之处，直来到西冷桥畔，只见一座阁楼，花遮柳护，十分清幽。阮郁下马，轻轻叩门，贾姨出来，问道：“官人来此何干？”阮郁见问，便忙上前深深作了一揖，说道：“昨日在湖堤遇见一位美人，蒙她垂青，临别以诗相约，指示西冷之路，今天备了薄礼，妄求一见，不知美人是尊嫜何人？”贾姨连忙笑道：“你所说的美人原来是老身外甥女，老身此处虽是娼门，但因我可怜外甥女，必至她今日还处在闺中，豆蔻含苞。老身想即是她本人也未必容人来采，甥女遇到的王孙公子很多很多，无一不被拒之门外，今天她对你胡乱吟几句诗，我看未必有何真心，请官人不要费这心机，还是回去吧。”阮郁见贾姨出言相拒，连忙说道：“烦尊嫜前去通报，小生但求一见，不敢妄想巫山之梦。”贾姨见阮郁如此恳恳切切，又生得年轻标致，心想：甥女既在娼门，早晚也得破瓜，今不如趁机令这少年为甥女破瓜，也算不负甥女。想到这里，便进去见苏小小，告

中国古代十大妓女

诉门外一骑青骢马的青年如期求见，问小小是否真的想见。苏小小思想半晌，沉吟着说道：“甥女自投姨娘，深得姨娘怜爱，使甥女至今仍处闺中，我等娼家，吃用原在嫖客，而且我也不以做妓女为耻，依甥女看来，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不如及时行乐，朝送夕迎，自有一番妙趣，夜夜花烛，天天宴尔，朝双双，暮对对，遂风流之愿，做一个馆中出类拔萃佳人，强似做那贵人之妇，甥女之志如此，请姨娘勿虑。”贾姨娘见苏小小说出这番话来，心中十分高兴，便对小小说：“如甥女听言，老身即令那少年进来与甥女相会，如何？”苏小小自然心里十分乐意，便点头应允。贾姨娘自去通报。

阮郁进入馆中，在晚翠室静候苏小小前来相会。约坐了一个时辰，侍儿通报阮郁说：“姑娘出来了。”阮郁忙起身相迎，早有一阵香风吹入室中，抬头看时，见绣帘动处，苏小小袅袅婷婷地出现在面前，红香白艳，粉颈朱唇，远山秋水，比昨日湖堤相见更美丽十分，阮郁此时早已喜得神魂无主，忙上前向小小施礼，说道：“昨日有缘，又蒙垂青，高吟同心之句，今日聊备寸丝，结识仙姿，姑娘请上，容阮郁拜见。”苏小小本来心爱阮郁，见阮郁如此，早已受宠若惊，说道：“郎君不必太谦，贱妾不过是一位膏楼弱女，何足轻重，今郎君一见钟情，贱妾也有感于心，蒙郎君不弃，殷殷相访，贱妾实不敢当，郎君请上，容小小一拜。”二人交拜完毕，东西就坐。苏小小说道：“男女相慕悦，从来不免，如我等，可谓天作

之合。”说罢又邀阮郁去镜阁小坐。阮郁高兴地随苏小小前往，到了阁上，阮郁见此阁选得十分幽雅，阁下遍缀名花，阁内流连，湖山秀色，可尽收眼底，且琴棋书画，阁中应有尽有，阮郁到了这里，更觉魂飞，二人倚栏，同览山光水影，情切切，意绵绵，不觉日已过午，贾姨便在消春阁内备下一席，命侍儿请二人前去就坐。小小闻知，便拉了阮郁的手同来消春阁坐定。席上尽陈海鲜山珍，三人飞觥流觞，饮到酒酣耳热之时，贾姨娘开言说道：“甥女今得阮郎，衾中欢爱，远胜那般贱妓，交村蠢之欢，云粗雨暴，就是老身也要厌烦了。”苏小小听了，扑嗤一笑，说道：“软软温温，玉惜香怜，姨娘不是一早也有领教吗？休如此打趣才好呢。”阮郁原为名花而来。今酒至半酣，俗话说，酒是色中媒，此时见小小已艳若桃花，较酒前更妩媚无比，恨不得立刻谱了花烛之愿，看看日已西沉，贾姨知趣，便起身告辞。小小便把阮郁拉到自己房中，红烛高照，喝了交杯酒，你看我如花，我看你似玉，美美满满，蜜蜜甜甜。又过了一些时候，阮郁便起身让小小停杯，小小知阮郁是在思量枕席功夫，偏偏不从，左一杯，右一杯，拖延时间。阮郁生来初领春宵，炎炎欲火难再忍耐，便低声告求道：“夜深了，醉极了，望妹妹垂情。”小小这边，也是初领春宵，岂有不想急入鸳衾之理，用这种办法高焰郎君欲火，增加枕上妙趣而已。这时贾姨见小小还不停杯，便命人过来速速撤去酒席，逼他二人就寝。二新人于是比肩调笑，搂搂抱抱，阮郁俯在小小耳畔说道：“妹心为何如此跳？”小

中国古代十大妓女

小回眸微微一笑，阮郁立即抱了小小同入鸳衾。直到第二天晌午，才起床梳洗。从此以后，两人恩爱，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小小不问阮郁来历，阮郁也有挥霍不尽的钱财，贾姨高兴，令她二人任意玩去；其他之客，一概拒之门外，每日不是画舫中飞觞，流览湖心柳岸风光，就是小小自乘油壁香车，阮郁骑青骢马相随，同去观望南北两峰胜景。一日，二人正在后花园池畔，欣赏盛开的荷花，忽然一个仆人模样的人走了过来，高声喊道：“公子！公子！”阮郁听有人唤他，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家中仆人张信。阮郁十分不快，说道：“张信，你来这里何干？”张信说：“公子来杭，久不回转，老爷在家等得急了，特命小人前来寻访，令你速速快回。”阮郁听后，半晌没有言语。苏小小问张信道：“你家老爷唤阮公子回去，可有何事？”张信说道：“朝廷诏命老爷，老爷估计有急变之事，不日即将赴京，特令公子相陪同往。”张信说完，又催阮郁赶快回去。阮郁无奈，只好对小小说道：“家事惶急，不得不归去，想你我方为夫妻，就成鱼雁，思之神伤，望卿等待我，一等京事完毕，便立即回转。”小小闻言，黯然魂销，但也无可奈何，三人只好山盟海誓一番，抛泪而别。

阮郁去后，苏小小一时情意难忘，杜门不出。不觉数月过去，阮郁竟然杳无信息。小小数次叫人去打探，均无人知其下落。不久，苏小小接了阮公子一事传遍了杭州，小小芳名本来一向被富家少年所艳羨，一个个都已垂涎日久，今天知道已经

接客，都想亲自亲芳泽，谁知全被小小以病体在身而一一谢绝。这一年秋天，征鸿来归，小小倚阁瞭望，湖心萧然，徒增许多忧伤。大无可奈何之日，小小又乘上油壁香车，去两山散心。富家少年，见小小出游，知有机可乘，便以重金贿赂贾姨，请她代为撮合。贾姨自思：小小既然已经接客，男女之事，谅她不会不时时向往。只要人物俊雅，小小仍然照样会钟情的。于是就拿好言好语去开导小小，说：“阮公子一去不归，你知他死活，纵然他不死，也是个绝情忘义之人；何劳姑娘久待，杭州才俊如云，说不定会有比阮公子更知情识趣之人，姑娘何苦煎熬自己。”从此以后，贾姨总拿这话来开导苏小小，渐渐地，小小芳心复苏，便答应贾姨接待新客。从此西冷车马，朝夕不绝。春花秋月，消受无穷，白面乌纱，交接几近。人们有的爱她风流，有的爱她娇小，有的慕她多才，有的喜她调笑，人人赞赏，处处称扬，名声从此大噪，天下无不知钱塘有个苏小小。钱塘从此也大沾脂气，成了风流蕙泽，花柳之乡。

一日苏小小悲秋怀人，出去寻访山水幽奇。不觉来到石屋山中，烟霞岩畔，正值深秋，白云低压，红叶满山，风光十分可人。小小停住香车，仔细在这里赏玩，忽然见对面冷寺有一位少年书生，落落寞寞，在那里闲踱，见了小小停车，便要上来搭话，走不上三、二步，又停住退去。小小猜知此人一定是因觉得自己寒微不敢前来攀折，喜他知趣，便走下车来，移动金莲，

中国古代十大妓女

迎了上去。对那书生说道：“妾是钱塘苏小小，先生何欲望而退步？”那书生听了，不胜惊喜，说道：“果然是苏芳卿？在下久闻大名，无由见面，今天幸好相逢，又恐芳卿每日接待富贵，怎么能看得起一个贫贱书生，所以进而复退。”苏小小说道：“我虽然日接富贵，但都是些皮囊之人，今观先生风度，自与那些小人不同。”那书生说道：“不同又能怎样？”苏小小说道：“男儿学富五车，必以功名为第一，先生飞黄，后日可至。”那书生苦笑了一下，说道：“我今穷落荒山野寺，衣食尚无着落，何敢望功名。”苏小小说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满腹经纶，退居深山，功名岂能自至？那功名是要人去取的呀。”那书生见苏小小如此说，不觉伤心大恸，良久，才说道：“不瞒芳卿，那功名二字，在下何尝须臾忘怀。无奈帝都甚远，在下空无分文，何能求致功名。”苏小小说：“如先生有意，妾资先生百金，易如反掌，不知先生尊名怎称？”那书生说道：“在下姓鲍名仁，祖居西陵。世代书香，至我始衰。”苏小小说道：“今先生正当青春年少，前途无量，岂可言衰？如不嫌贱妾，请到寒家，表我敬意。”鲍仁说道：“芳卿所居，仙宫神馆，我一贫士，怎敢唐突相访。既蒙芳卿垂怜，请香车先行，在下步随。”苏小小于是上了油壁香车，鲍仁跟在后面，朝西冷桥走去。

不一会苏小小回到居处，只见门前车水马龙，纷纷攘攘，争先相邀，苏小小一概回绝。众人哪里肯依，小小说道：“我今

天有一位贵客要加招待，诸位相公今日请回，容明日相陪。”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走进内室，叫人在镜阁备下酒席。不一会鲍仁来到，只见门前拥拥挤挤，尽是鲜衣朱紫，自己破袍弊鞋，怎敢入内。正在踌躇不知所措之时，来了一位童子赶开众人，来迎鲍仁。原来苏小小早提防鲍仁不敢入室，特令先童随车认得鲍仁的那个童子出来迎接。童子领着鲍仁直登镜阁，苏小小早在那里等候，见鲍仁进来，起身相迎，说道：“山径崎岖，烦劳先生，真觉不安。”鲍仁说道：“香闺禁中，珠玉之堂，寒儒坐此，很不相宜。”苏小小说道：“烟花柳馆，有辱清名，先生不以为羞，妾当终生感念。”二人正说话之时，侍儿端上酒来，小小起身给鲍仁满斟一杯，说道：“贱妾为先生洗尘。”鲍仁连说：“不敢，不敢。”二人对饮，闲话江山，这时外面喧嚷之声更烈，只听有人喊叫：“我等腰缠万贯，反被穷酸占了先，我等反遭冷落。那穷酸该应知趣，还不快滚！”鲍仁听了，惶惶不安，立即起身辞谢道：“芳卿之情，已令我透骨入髓了，眼下眉低气短，不能一畅襟怀，反增芳卿烦恼，现在不如领惠而行。”苏小小说道：“妾既然邀先生来此，本应当亲荐枕席，只担心流入狎邪，有累你我清名。先生堂堂人才，志自然不在儿女之上，既然要起身，怎敢再留？”说罢，便在席后取出百金，赠给鲍仁，说道：“此去经年，好自为之，妾于西冷，静候先生好音。”鲍仁也不推辞，上前接了，长作一揖，说道：“芳卿之情，在下永不忘怀，异

中国古代十大妓女

日飞黄，定相报答。”说罢起行。苏小小亲自送到门外，依依而去。送走鲍仁，苏小小才来理料众人。众人原本等得不耐烦，满腹怨言，见苏小小来，本想发作，谁知小小一颦一笑，无不艳丽，满座又顿时欣然，谁还舍得说她一、二。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四方文人墨客，仕宦名流，无不遍交，楚馆秦楼之福，俱已享尽，贾姨家业，也靠了她壮大起来。一日，小小独自凭栏，远眺湖的，念天地之悠悠，苦人生之短暂，因生无限感慨。自思！流年如水，人何以堪，我从妓数年，富贵风流无不遍尝，不曾受人一毫轻贱，全在才思美色。一旦青春逝去，花枯色瘦，就会被别人厌弃，人一厌弃，从前芳名便扫地除尘了。今后应该急流勇退，寻个桃源归去。苏小小这样想了之后，从此便恹恹托病，淡淡辞人。多少王孙公子，从此已难再睹芳形倩影了。天下富少阔老因此大加遗憾，湖山似乎从此少了灵气。

忽有一夜，苏小小出去看荷，夜露风浓，沾了风寒，回来后，就染成一疾，竟至卧床不起。看看病体日重一日，知道自己难以久留人世，便急忙命人去寻访隐居西子湖的老仆李建勋，谁知李建勋早已病亡去。苏小小听了这个消息，又增加许多忧伤。贾姨见小小大势已去，便到床前对苏小小说：“不料外甥女将中道抛姨而去，痛煞老身。你往日广交情多，不知是否要请人致意？又，你的后事，从俭从半，也望示知。”小小听了，强撑病体说道：“我一生所矚意者唯有两人，一个是阮

郁，一个是鲍仁，此二人今天都不知身居何方，望姨日后见到他二人，代为致候。我死之后，就埋骨在西冷，使我能常依湖山，至于丰俭，一切听便。”说罢便瞑闭了双眼。到夜里，三更时分，苏小小自觉气短，贾姨赶忙来为她捶背，小小刚想翻一下身，谁知一口气没上来，两眼一瞪，想魂归地府了。真乃是：一缕香魂随风去，夜半三更入梦遥。

小小既死，贾姨立即命人为她穿上寿衣，收殮尸体，停在中堂。一切完毕，贾姨刚想上床歇息，忽然有三四个青衣差人飞马来问：“苏姑娘在家吗？我家滑州刺史鲍仁要来面拜。”贾姨听得真切，哭着出来说道：“姑娘现今已经作古，停殮在堂，烦请尊驾不必来了。”差人开始不信，等看了苏小小的棺材，立即飞马回报。不多时，只听一路鼓吹，哀乐声声，贾姨立即出门观望，见一骑马的白衣白冠之人，后带乐工，直奔西冷桥来。贾姨正在纳闷，那人已到面前，向着贾姨长作一揖，说道：“下官鲍仁，贱时曾得苏芳卿百金相赠，今日取得高官，都是苏芳卿之力。正思报恩之时，没想到苏芳卿年轻轻作古，今日前来相吊，请许棺前一哭。”贾姨见此人就是小小死前说过的鲍仁，今日高官不弃，深知小小识，于是便把小小死前之言对鲍仁说了一遍，鲍仁更加悲伤，于是便在贾姨导引之下来到中堂停棺之处，把带来的香烛纸马在小小棺前焚化，大放悲声，贾姨在旁暗暗落泪。吊毕，鲍刺史向贾姨询问了小小生前遗愿，贾